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
那條鐵軌已經忘記是北上前往哪裡的路，只記得路過一大片看不到盡頭、長滿雜草的荒地，車窗外的窗景在正午的陽光下鮮豔到不真實，連帶著那些偶爾出現的紫色小花也像從剛剛結束的夢境裡偷偷探出芽頭似的。 車廂裡的冷氣開得很足，靠在車窗上卻是熱的。江萼出神地看著鐵軌、道碴、野草等等，他的視線順著鐵軌跑，逐漸偏離，延伸到隔壁另一條分離開來的軌道，車子還是往前一直開，野草漸漸長上那條軌道，青蔓勾纏，一些紫色的小花開在藤蔓上。 江萼把視線收回來，扭了扭身體，想讓僵硬的背部活動一下，車廂裡的乘客大多睡著了，只有規律的哐啣聲在重複，江萼旁邊的乘客已經換了兩個，有時候他覺得，就這樣一直開下去就好了，到不到站的無所謂了。 但他原來是有一個原定計劃要去泰安站爬山的。 泰安站的位置在台中和苗栗的邊界，以大安溪為界，隔著溪，可以遠遠望到火炎山裸露的赭紅山脈，江萼大二的時候去過一次，登山口在交流道旁邊，面對小而窄的階梯，眼前是滿目幽翠，背後是工程車呼嘯而過。 他當時背著一個後背包，背包裡裝著礦泉水、一件背心、一套內衣褲、一把雨傘、一本村上春樹的「1973 年的彈珠玩具」、一台重的要死的筆電。除了負累以外可以說是什麼裝備都沒有，一切都沒有計劃，全靠突發奇想。 江萼就是這樣的人。在故事開始之前，不，或者說在這台火車老舊的廣播開始播報斗六站即將進站之前，我們得抓緊時間把江萼是一個怎樣的人先搞清楚。 我看他坐在近 40 度的路邊等公車來，眯著眼睛，那天萬里無雲，台灣夏天的陽光把所有景緻都洗得很鮮豔，可能是太熱了，他綁起一小撮馬尾，汗珠從額角沒入髮鬢，我不忍心告訴他他在等的那台公車早就開走了，於是也跟著站在路邊，等他自己漸漸感覺到不對。他等了半小時後，終於慢吞吞又仔細查一次手機，我看見他收起手機，一邊低聲咒罵一邊嘆氣，站起身的第一件事居然不是去把公車站牌給砸了，而是拍拍屁股過馬路去全家買棒棒糖安慰自己。 棒棒糖的話他喜歡青蘋果口味的。而他曾經是我夢想中最喜歡的樣子。我和他說過這句話，他很詫異，但也很開心，我看得出來他真的很喜歡別人稱讚他。	

希望你把故事看到最後，我會把我手上這張票給你，假如可以的話，我想請你代替我去坐他右後方那個位置，第三節車箱靠走道，我在座位上放了一個便當，你走過去就會看到了，一百塊的排骨便當，不用謝。

我想請你代替我去看他最後決定在哪裡下車，我很好奇，但是我覺得我可能看不到了，畢竟有些事情、有些命運是早在一開始就已經決定好：我們兩個之間只會活一個下來。假如我捨不得的話，那就是他要動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我們兩個都逃避這件事，那麼我們似乎就會一起死掉，我的直覺這樣警告我，那這樣還不如我們手拉手一起轟轟烈烈去引夕陽的火來自焚算了。

是的，我和江萼只會活一個下來，這是從一開始就決定好的事。

火車到斗六站之後，天色漸漸陰了下來，窗外的風變灰了。

斗六站的站台有一排水果造型的座椅，灰色的風掃過，原本鮮亮的顏色都被帶走了。江萼旁邊的中年男子沈默的收拾背包，和一個裝著蔬菜的紙袋，江萼幫忙撿起了狼狽滾落的極柑，正要遞回去，對方的背影卻都已經走到車門邊，於是他舉起的手又放下。

快要下雨了。

紅先生是在這時上車的。

車廂的門向兩側滑開，滑過空間、割開空氣，人群沈默地上車，互相用身周隱形的界線推擠著彼此前進，偶爾界線會被擠破，磨蹭到肢體，再互相忍著噁心倉忙地低聲道歉。

紅先生背著一個筆電包，身高大概一百七十五，穿著亞麻材質的休閒白襯衫，灰西裝褲，褲腳恰到好處地收束在線條分明的腳踝。

順著人流往前走後停下，他抬頭確認座位數字，就在江萼身邊坐下來。江萼用眼角餘光掃了一眼，即使在寬鬆的襯衫裡，也隱約看得到胸大肌和斜方肌的流暢線條。沒有人不喜歡漂亮的事物，江萼在心底吹了一個無聲的口哨，心情稍稍揚起來了一點，然後他基於禮貌將已經勾起嘴角的臉側向對著車窗。

火車駛離了斗六站，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玻璃窗上映著江萼的倒影，他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眼睛，瞳孔的深處又是遠方壓低的厚雲。

江萼也從倒影裡看到紅先生，對方剛剛拿出耳機戴上，滑著手機。

江萼拿出手機，打下幾個字，又把字體調大了一點，遞了過去。

「來聊天嗎？好就摘下耳機，不好就點點頭」

紅先生笑了起來。那雙眼睛在黑匡眼鏡後面彎著，未語先帶三分笑的唇形，是很招人好感的面相。他摘下耳機，和江萼打了招呼。

江萼：「新年快樂。」

紅先生自然而然地接下去：「新年快樂。要出去找朋友嗎？」

「沒有，為什麼這樣問？一般不是會猜回家嗎？」

「因為我沒有辦法回家，你要是是要回家的話我們可能聊不來。」

江萼笑了起來，他踢了踢自己丟在地板的褐色後背包，紅先生的視線隨著他的動作被吸引過去，江萼說：「剛剛從家裡出來。」

「吃完年夜飯了嗎？」

「還沒。」

「我也還沒，我醫院旁邊有一家薑母鴨，下車一起去吃吧。」

「好啊，聽起來很棒！」

「坐捷運去好了，薑母鴨應該不能不喝酒。」

江萼有一個怪癖，他喜歡聽人說故事。聽那些來自世界各地，遠在別人的日常裡的故事，江萼習慣用這些故事來理解人，譬如說他不相信一個說「我喜歡狗」的人喜歡狗，他相信那些說「我捨不得離開家的原因是因為小狗會擋在門口哭」的人喜歡狗，人類是碎片的集合，卻不總是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就像他明明很想哭，卻還是因為相信自己是堅強又成熟的人，而逼自己在火車上和陌生人聊起不痛不癢的薑母鴨，而那天是除夕的傍晚，他其實只是不知道該去哪才刷卡上的車。

人類是碎片的集合。

那些會振振有詞地說「人要成為自己」的人都是一些卑劣的神棍又或者是被神棍欺騙的可憐信徒，他們鼓吹盲目的信仰，卻又更技高一籌，將形而上的自我當作神像放進信徒腦袋裡，畢竟誰不想愛自己呢？區別不過是做不到與做得到而已。

我可不是胡說八道，人如果想成為自己，其實同一句話意思就是想成為自己理想中的自己，正因為是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愛上想當然耳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會掉入詐騙圈套卻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多多少少還是會對自己有點期待、有點喜歡。

你就是你所想成為的，是多麼美好的一場夢境，好到讓人捨不得不掉進去。

可是人是碎片、是拼圖、是基因序列，唯獨不會是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選擇權的個體。

三三叨著煙，在住處頂樓的陽台和江萼說話的時候，江萼彷彿看到他的裂痕在窸窣窸窣地長出來。

那天是農曆十五，月亮很圓、很大，江萼打開頂樓的第一句話是問房東怎麼這麼好心在頂樓裝了感應燈。

三三靠在矮牆邊，回頭笑著罵了句白痴。

江萼走到他旁邊：「靠，今天月亮太亮了吧。」

「第一次過農曆十五啊。」

「誰會知道。」

然後空氣慢慢沈默下去，江萼拎起手上的啤酒喝了一口，背靠著圍牆，抬頭看月亮發呆，怎麼會用肉眼就看得見月球表面的深淺溝壑呢？哪怕是農曆十五也太誇張了，該不會是假的吧……蒲燒鰻魚都可以是假的了，憑什麼要求月亮就要是真的月亮呢……

「我覺得，」三三放空了眼神，視線被遠遠拋擲出去，像彈珠一樣落下，隨便打碎某戶人家的玻璃窗，他好像很隨意地開口：「大家活到現在，應該多少也都想過至少一兩次去死之類的，那為什麼表面上全都看不出來呢？我的意思是，共相之類的……既然是的話，為什麼要假裝？你懂嗎？」

江萼想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大家沒有你冷酷吧。」

「你會不會聊天。」

「我是說，大家都有點僥倖，以為自己比較特別。」

「這跟我很冷酷有什麼關係？」

江萼笑起來：「你覺得所有人都一樣誼！這麼多人在你眼裡沒有一個是特別的，不夠冷酷嗎？」

煙飄上去，煙霧的後面，三三露出很迷茫的眼神：「我不懂，你的意思是我太武斷了嗎？」

「不是，我只是說可能大家沒有在假裝，大家只是……有點搞不懂別人，『我以為只有我很悲傷，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都健康快樂，於是我就不敢跟別人說我很悲傷』，是這樣子的。」

「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答案啊？我覺得你只是在呼攏還是安慰我之類的。」

「是啊，被你發現了。」

他們用笑聲同時逃避了一些很小很小的痛苦。

後來三三抽完了那根煙，又點一根，問江萼為什麼拋下樓下那群在烤肉的人上來找他，江萼說因為他有預感他這次上樓有機會從他身上拿到碎片。

「什麼碎片？」

江萼沈默了一下，有點後悔自己嘴太快，像是懶得解釋又像是在思考該怎麼說。「就是，我有一個『人是拼圖』的理論。」

「你說說看。」

「喝了酒好難說噢，就是雖然你……」江萼彷彿絞盡腦汁，艱難地開口：「看起來是你，但其實不是，你只是很多個別人拼湊起來的產品。」

三三看著他，用眼神逼他說完。

「我原本是空的、是零、是一個空白的框，然後我遇到了你，你不小心拿真實的你來和我碰撞，撞一下就有碎片掉下來，掉進我裡面，然後很多個人跟我撞來撞去，很多碎片都掉進來，就變成我了。」

江萼是這樣回答三三的，但我偷聽到他和月亮說，人之所以沒有選擇權，是因為人是被碎片選擇，所有的喜惡和掙扎，早在一開始就決定好了。

因此人不必成為自己，無關喜好、無關意願，它本來就是了，也只能是。

「人是不能憑空變出原本不存在的東西的。」他用這句話來拍板定案，然後惜字如金似的閉上嘴。

三三把煙蒂扔進積著雨水和黃垢的煙灰缸，轉身下樓前，問江萼：「你今年回家嗎？」

「過年的話不回，其他時候看看。」

「行，有事你再打電話我。」

江萼沒有說話，用手勢叫三三滾。江萼乾脆在露台上坐下，自己一個人，三三踩著那個會吱呀叫的鐵梯下樓，聲音逐漸淡掉，和樓下一直隱隱約約傳上來的笑鬧聲交織在一起，變成一張銀色的毯子，上游是月光，下游順著破鐵梯流到四樓、流過樓梯轉角……流到一樓，再跟著水龍頭沒關緊的水一起流進水溝裡。

頭好暈，臉頰傳來的熱度不用照鏡子就知道一定很紅，江萼想，我喝太快了，我還以為我已經大到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了，但居然還沒。我以為我已經成為可以左手酒、右手煙的那種人了，但沒想到居然不是，剛才也是很努力才忍著沒有咳嗽。

好不酷喔，我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很酷的人呢？

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呢？三三問的問題也不是很難。

和月亮說的、和三三說的，其實是一樣的事。但不敢也好，說捨不得也好，他就是不想和三三說的這麼直白。於是說完之後只是看著月亮，月亮沒有回答他。

月亮本來就不能回答。

江萼一面想，一面將背離開牆，盤腿坐著，下意識舉起啤酒對著月亮時，猛地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發現真的有影子。

一……二……三……居然真的有三個。

他和我說，他在那瞬間很同情李白。

紅先生說，他今天要趕回去，明天一大早還要值班。他已經在那裡熬得夠久了，很幸運，除夕當天不用值夜班，還來得及跟媽媽、姊姊和小姪女吃兩口飯再上路。

夜色降臨，江萼坐在火車座位上，身側窗外路燈珠串一般被向後抽走，他突然很想談談他的離家出走。

「……我已經滿二十歲了，遇到事情可以有更好的處理方式，但我當年還是決定用離家出走這種爛手段，而且關門也還是決定用摔的。」

紅先生笑出來：「二十歲算什麼啊？八十歲再說吧。」

江萼一時之間竟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紅先生說：「所有能做的決定都是當下最好的決定了。」

江萼說謝謝，然後把視線垂下去，看著自己的膝蓋發呆，過了幾秒實在忍不住，把頭撇到窗戶的方向，而紅先生打開筆電工作，沒有看他。

「薑母鴨……除了薑母鴨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計畫嗎？」

「八里你去過嗎？有時候我開刀開得很煩，會去那裡躺一下，躺著看星星、看漫畫。」

「在這個大冬天嗎？」

「有時候在冬天就是會很想躺在一個開放的大空間。你呢？你原本想去哪？」

江萼縮了縮脖子，像退回殼裡一樣縮回厚外套裡：「沒有想去哪，可能是台北吧？」

「可以說是沒有比這個更糟的選擇了。」

「不然呢？」江萼突然來了興致：「我們不回台北了，隨便去哪一個地方吧？吃點當地菜，跟老闆娘聊個天，明天再叫計程車回家。」

紅先生片刻之間沒有說話，思考了一下，才說：「柬埔寨吧？我想順便去柬埔寨義診。」

江萼笑起來，很開心的那種。他說好啊，去吧。「八十歲的某天才想起來今天居然沒去的話，感覺會有點可惜。」

火車開進了山洞，外面瞬間暗下去，顯得車廂內一下子亮了起來，江萼有種錯覺，自己像是被山壁擠開，差點就要撞上隔壁的紅先生。但當然沒有，他一面覺得劫後餘生，一面覺得可惜，心臟撞擊著胸腔，發出砰——咚——的聲音，紅先生連拒絕人都拒絕得很溫柔，真可惜。

人生為什麼盡是一些可惜的事呢？

——肯定是因為太貪心了吧。

假如對於片刻接觸的光亮都心滿意足，那麼也不會生出『想成為朋友』這樣的妄念，紅先生說話的聲音很溫和、談吐很有趣，他們天南地北聊一些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內容，沒有不能延續下去的話題，車廂內的空氣很溫暖，讓人舒服的昏昏欲睡，江萼差點錯覺以為這樣的對話會永遠持續下去。

紅先生終於問起江萼手上那顆握了一路的極柑，江萼問他：「你要吃嗎？剛才一個阿伯送我的。」

紅先生聳聳肩：「要是白襯衫變成橘子斑點彩繪襯衫，就要勞煩某個小朋友充當一下洗衣機了。」

江萼笑著將右手大拇指插進極柑的中心，開始剝皮：「沒問題，來吃吧。」

苗栗站到的時候，江萼突然站了起來。

紅先生睡得很熟，江萼為了如何不吵醒他走出去費了一番腦筋，他想，要是我沒有辦法出去，那我就不下車了，反正本來就沒有設定目的地，一切勉強都是非必要的，更何況江萼是打從心底真的很想跟紅先生一起去吃薑母鴨。

但我又突然很想去火炎山。火炎山在泰安站，苗栗站下了車，要再往南坐幾站區間車回去，到靠近台中的邊界時就到了。穿過山洞，泰安的景色會一口氣在視野裡拉開。

江萼輕手輕腳背上後背包，紅先生還是醒了。他睜開一邊眼睛，又閉上，輕聲問：「你要下車了嗎？」

江萼說：「對，我想去爬山。」

「太晚了。」

「明天早上去也可以。」

紅先生點點頭，沒有多問其他：「路上小心，遇到壞人不要跟他回家。」

「好的。」

紅先生掙扎著醒過來，隨手抓了抓頭髮，用力眨著眼睛站起來，走到過道讓出空間，江萼原本想和他說不必了，側個身就好，但對方起身的動作實在太俐落，他沒找到時機點，也就不說了。

江萼背著背包，掃視了一眼座位，確認沒有落下什麼東西。

紅先生扶著椅子，搖搖手當再見，江萼也用力揮手道別，紅先生坐回座位上，現在只看得見半顆睡得有點亂的頭冒出椅背。

下了車，江萼才突然發現，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

泰安站是一個很小的站，前後都被山夾著，是台灣第一座高架車站，南北來往的站台都在五樓，從五層樓高的候車室看出去，古道、西風、瘦馬，白色的豐田上面有生鏽的紅斑，開在破破爛爛的產業道路上揚長而去。

因為地勢高又沒有遮蔽物，風大，即使是夏天都很涼，缺點是江萼一直吃到自己的頭髮，不管撥開幾次都沒用。

泰安站的下班時間已經過了，站務室鐵卷門拉著，玻璃窗上貼有各種長照宣導簡章，和一張白紙說明站務室裡沒人的原因。秋天像是快要來了一樣，他記得他的車是四點四十五分，還有半個小時，夕陽淹沒了月台，他站在候車室外看，在風裡浮浮沈沈，而後隨著日落滅頂。

有很多畫面在我腦子裡飛過，秋風掃落葉，最終什麼也沒剩下，我想起那條異生蔓草的鐵軌，三三家頂樓淌了一地的月光，還有紅先生指尖的那瓣極柑。這是江萼開啟的第幾次旅行？也許是第二次，也許是十次以上了也說不定，但他還是不懂在旅行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快樂的人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他看著夕陽悲傷，看著日出也悲傷，看山悲傷，看海也悲傷，這樣看來，這也許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故事也說不定，但他很認真地和我說：「不是噢！只是很安靜而已。」

我問過他：「你安靜的時候不感覺悲傷嗎？」

他想了一下：「那倒也是。」

原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是我坐在路邊曬著太陽，一邊昏昏欲睡一邊想著那台早就跑了的公車；是我站在泰安站裡的夕陽裡吹晚風；是我和紅先生約好要去吃薑母鴨。

但我又不是他，我是車廂裡靠著車窗看外頭發呆的人，江萼是窗外那朵開在廢棄軌道上，一閃而過的紫色小花。

那條鐵軌為什麼會被廢棄呢？又廢棄了多久，久到生出野草，野草上又開出了花？

假如那台火車選擇開往那條鐵軌，江萼就會坐上車，而我會在這一邊開出一朵黃色的花吧，這篇故事的標題也會變成「那條鐵軌上蔓生著黃色的花」。

但我終究沒有成為江萼那樣的人，他的背影走向了泰安的山，走向了烏石鼻的漁港和糾結嶙峋的怪石，沒怎麼回過頭，他蹲在路邊看著全國地圖，風把他的頭髮吹得狂亂，他聚精會神，小聲念了幾個地名，大多都是不怎麼有名的地方鄉鎮，公車再半小時會到，我問他接下來呢？

他面朝山海，背對著我，身影被夕陽的殘魂拉成很長很長的絲，彎彎裊裊，像三三嘴上叨著的煙一樣，絲的盡頭是一大片看不到盡頭、長滿雜草的荒地，不知名的小花迎著風搖來晃去。

而我終究再也聽不見他說話了。

備註：本文所有第三人稱單數皆為「他」，與性別無關。

